

保稻·保命

—

南国有嘉禾,名字叫水稻。
一花一世界。水稻的花语,叫做喂饱世界。然而,不稼不穡的我们,在享用饭食时,可曾想过每粒稻米背后所蕴含的人生态度?
古城下伊有个“保稻节”,洋溢着浓浓的农耕情怀,是八婺先民敬天畏地、天道酬勤的缩影。

二

下伊是“中国传统村落”,其属地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的姑蔑国。明成化七年(公元1471年),汤溪“割四县边隅之地为邑”,把龙游县下伊村划归名下。明清以降,下伊村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更,但源于姑蔑的民俗民风却薪火相传。
下伊“保稻节”兴于何时,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。据民国《汤溪县志》记载:“六月初一,或五月廿五日,农民以牲祈祷于五谷之神,谓之保稻。”而民国《龙游县志》则说:“二十五日,祀田神,谓是日为五谷神生日也。北乡则以六月朔日行之。”

龙游“北乡”,包括当下的石佛、塔石、横山、模环等地,与金华城西汤溪镇同属衢水流域,彼此山地连绵,水脉相通,其生产方式、日常物产,乃至方言、宗教、文化艺术之传统,皆有相互影响的痕迹。现如今,别地的“保稻节”日渐式微,唯有古城下伊赓续传统,依然故我,并因此列入金华市“非遗”名录。

去年农历六月初一上午,我们驱车赶到下伊村,但见男男女女陆续前来集合。他们肩扛的,不是犁耙耖,就是锄铲梯,实沉老旧;手中提的,既有畚箕、稻穗,还有谷筛、团匾,竹木制品轻巧灵便。只有两副农具是用肩挑的,一对是箩筐,里塞塑料泡沫,上盖筐口大小的白色硬板纸,纸上撒着薄薄一层黄灿灿的稻谷;另一对是便桶,因为久不“方便”,外壁灰白,暗淡无光。
一个从乡村阡陌、田畴茅舍走出来的人,见着这些寻常物件,仿佛回到年少时光,有一种沙场点兵的熟稔与亲切。
“当,当当——”遐想之间,忽闻锣响。声声锣响声声愿,犹如一只无

形之手,催促村民挪动腿脚,自觉前往村西宗祠祭拜“五谷神”。
说来亦怪,吉时一到,天亦作美——雨驻云开雾散尽,原本有说有笑的村民停下脚步,个个凝神静听。
参与祭祀的,都是村里德高望重之辈。他们身穿藏青长衫,一字排开,献上祭品,敬香作揖,虔诚叩首,念念有词……
之后,他们还要卜出吉卦,请动五谷神像,让他亲眼瞧瞧生机勃勃、风情万种的水稻田……时间尚早,我们要不要先去展览室看看?

博物馆是城市文脉所在,看多了难免有“不过尔尔”之感。一个村级展览室有何看头?再说,下伊村仅有1600多人口,《伊氏宗谱》虽有“村祖伊恭为龙游县尉,乐古城山水之胜,土田之沃,遂卜居焉”的记载,村中也不乏思仁堂、藩臣堂、恒德堂等七八处明清古建筑,但“城”在哪里?又“古”在何时?

万历《金华府志》亦说:古城“在府城西南四十里,广袤五六里……今属汤溪县界。而汤溪县新志又云:古城脚,在县五里,汤塘山上,阔二丈,高五尺。意古之治所也。”
谁都说家乡好啊。多少年了,下伊人据此力争村西的那段长长的土夯就是“古城墙”,但因为典籍明明标着“相传”两字,人们也就疑惑不决。直至青阳山、山下周、三潭山3座黄土矮墩被陆续考古发掘,才坐实“相传”,扬眉吐气。
“稻之道——下伊保稻文化特展”,是2019年新辟的,展屋面积不大,布展也有些粗糙,处处可见仓促之痕。但那夹炭红衣陶、新石器时代的石镰、石矛、石斧,以及南朝盘口壶、陶水管、瓦当等等遗存,皆出自脚下这片古土,再次佐证金衢盆地的稻作文明,同属“上山文化”圈。

三

饭,特指今日果腹之物,从五谷中来。稻,居五谷之首,早被《礼记·曲礼》称之为“嘉蔬”,是最好的谷料,用于宗庙祭祀。
悠悠万事,肚子为大。腹饥,才知身寒。岂止“身寒”,饥饿好可怕,若是三天腹中无物,高级动物往往堕落与丛林野兽无异,什么“精神

“文化”“道德”等等,再宏大意义也只能是等而次之。
返回家中,已是晚饭时分。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,又一次想起热热闹闹的“保稻节”,不由得扪心自问:从种子变成粮食,从田间走上餐桌,一粒大米,要经过多少路,克服多少难,才来到我们面前?
书房翻查,忽见清代画家陈枚的《耕织图》:稻米产收始于“浸种”,至“祭神”收尾,共23道环节。农民之智,农耕之苦,一览无余。

作物栽培历史,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社会史。300多年前,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说,一粒大米的出产,在岁月的天光下,至少要历经种子入仓、撒播、鸟灾、成活、虫灾、水灾、“鬼火”烧禾和狂风阴雨8个大大小小的灾难。《乃粒》)

天若有情天亦老。只要消除或者避免这些灾难,就不能保证穗穗平安、稻谷满仓啊。
种子,是农业的“芯片”。一种植物的大部分病根,皆源于种子,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吧。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、金华乡贤沈希宏也说,最迟在《诗经》时期,我国先民就注意作物的选种育种了。“种之黄茂,实方实苞。”意思是说,要选择大而饱满的优良品种。宋应星将稻种视为灾害首选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“谷雨时节种谷天。”布谷一叫,稻种就得下地。然后是立夏插秧,小暑谷秀,秋分稻齐,寒露割稻,短则八九天,长则五六个月。
水稻,原本是生生不息的野草,一经驯化,生命力就变得脆弱,最普遍又最难消除的,笃定是水灾和病虫。
水稻姓“水”,水中生水里长。《尔雅·翼》有言:“稻,米粒如霜,性尤宜水。”坊间还有“一粒米七担水”之俗语。五谷当中,喜水之性,无出其右。
秧插下了,水,便成了农人的头等大事。隔二岔五,他们总往田塍上跑。雨天,担心雨水冲垮稻田;晴天,担心秧水被晒干。但最让人焦虑的,还是夏天久旱无雨的日子。
抗旱是件吃力活。但为活命,即便杯水车薪,农人也会竭尽所能。让人无助的,往往是虫灾与病害。
“食心曰螟,食叶曰螽,食根曰蠹,食节曰贼。”虫害发生时间不一,

◆文化漫谈

✎潘江涛

伤害程度也各不相同,人虫争食,与生俱来。
软脚病、铁锈病、稻瘟病不意发生,若不及时剔除,整丘整畈都会稻颗粒无收。特别是台风季节,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来袭,往往造成稻秆成片成片倒伏,病菌亦趁机繁衍,一不小心但会患上“镰刀病”——黄亮饱满的谷粒一夜之间变得干瘪虚白……
常常是,农人顾不得风停雨止,即刻披蓑戴笠,抢时间给稻田开沟排水,再用一片片竹算加固稻秆。
稻谷充满灵气,也懂得知恩图报——给一汪水就绿,给一块地就蓝,给一茬肥就壮,给一段时间就黄。然而,当科技水平低下,无力抗拒虫灾和病害时,人们只能供奉祭品,祈求天佑神护。

四

年少时光,老家种的是单季稻——弯着腰,一插十数根,一亩肥沃的水田顶多产谷300公斤。
杂交稻,一年种两熟。人站田塍,手端秧苗,一抛两三根,然后它就飞快地生长。开镰收割,箭头粗得像小孩手臂,握都握不住。脱粒过筛,随随便便就是八九百斤,有的甚至超千斤。两熟相加,亩产一千公斤已不算稀奇。
种稻,变“弯腰”为“直立”,省力高产,是袁隆平团队的杰作。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”(《黍离》)禾下乘凉,是“共和国功勋人物”袁隆平院士的“中国梦”——水稻长得比人高,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。
袁隆平最像农民,瘦小的身材,黝黑的肌肤,喜欢背着手,在田间走来走去。他与金华颇有渊源,甚至有些偏爱——武义尚有他的试验田,浦江获赠“万年上山,世界稻源”的亲笔题词,乡贤沈希宏博士还是他的得意门生……
“粮食安全是‘国之大者’”。时代在变,人与粮食的关系却没有变。而今,中央政府三令五申,一再强调要采取“长牙齿”的硬措施,“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”,“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人手里,饭碗主要装中国粮”,何尝不是新时代的“保稻”号令呢?
祭拜,是天地间进行的庄严仪式。如果说,稷是天上的“五谷神”,那么,袁隆平不就是人间之“水稻神”吗?

◆汉诗节拍

✎语石



风雨过后

风雨过后
我们一起去看海
享受海风轻拂的妩媚
椰林滩牵手漫步
让海鸥作陪
海浪中摇一叶小舟
与云约会

风雨过后
我们一起去爬山
山在天外
捧一捧山泉
忘却疲倦
洗尽尘埃
几片落红飘过来

风雨过后
我们相邀重聚首
和岁月一同醉
吟一曲
斟一杯
痛饮过往
举杯未来
潇洒走一回

◆海上飞花

✎海飞

她叫小碗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了小碗,总之是,大家一直都叫她小碗。
小碗是化妆师,是殡仪馆里的化妆师。她不知道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,总之是,她高中毕业后就成了殡仪馆的化妆师。
小碗没有爱情。她有过一个男朋友,她爱得很深,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直想,我爱他有多深,后来她终于想清楚了,原来她爱得可以把心掏出来给男朋友看。男朋友后来抛弃了她,因为她是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师。
三年后,小碗替男友化妆。男友和他的女朋友都死了,他们骑着摩托在路上狂奔,他们把摩托的速度开得像飞机一样快。然后,一切都停止了,像一张飘落下来的叶片一样,他们无声地飞起并且坠地。小碗替男友化妆的时候,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她在微笑,她说,天国的路,你要好好走了,不要开摩托。你要对你女朋友好一点,你要一直牵着她的手,一直牵到天国。
小碗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女孩,因为小碗想,我可能不太会有婚姻了。小女孩叫扣子,扣子上了小学,扣子不愿意对同学们说妈妈的职业。扣子说,我妈妈是搞美容的。小碗不怪她,小碗想,扣子小小的心灵里,也是要面子的。
小碗的婚姻还是动了。一个军官和她谈恋爱。媒人说,你不要把你的职业说出来,先谈起来再说。小碗就骗军官,说自己是美容师。他们把恋爱谈得很平淡,但是他们爱得很认真。特别是军官,和扣子打成了一片。很多时候,他带着扣子玩,辅导作业,讲道理给扣子听。扣子喜欢和他在一起,扣子开始换了称呼。扣子叫,爸。扣子欢快地叫,爸爸爸。
小碗大喜。小碗大喜的日子里,和军官一起出现在婚宴上。大家都来祝福,都说,喝喝喝。小碗也喝,也接受着别人的祝福。小碗喝得多了,就落泪,小碗想,我的可得可怜的幸福,迟到了那么多年。
客人走了,小碗和军官就坐在新房里,相对无言。军官抓过小碗的手,把手贴在了自己的脸上。军官说,小碗,扣子写了一篇作文,你要看看吗?
小碗就点头。军官把作文本子递过去,小碗打开了,题目是:《我的爸爸妈妈》。扣子在作文中说,我的爸爸是军官,但是他告诉我,他要转业到殡仪馆去当馆长了。我的妈妈是化妆师,他们都在殡仪馆里工作。春天了,桃花李花开得灿烂,我发现我的妈妈,也像花朵一样美丽。爸爸说,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,最美的女人。我妈妈的名字,叫小碗。
小碗看着作文,看着看着,她的眼泪就落了下来,落在作文本上。军官很淡地笑了一下,又抓起小碗的手,放在自己的脸上。小碗说,你怎么一直瞒着。军官说,你也不是瞒着吗?小碗说,以后不用瞒了。军官说,对,以后在单位我领导你,在家里你领导我。小碗又要哭了,小碗想,幸福真的像一粒子弹,啪的一声,钻进了她的心房。

有个女孩名叫小碗



厉顺 摄

清塘荷韵

小径有芳菲

搜淘宝“立早慢慢”进入店铺,各种精巧美妙的小物件扑入眼帘,那些小视频,那些图片,那些专利证书,还有那些诗一般的暖心话语,让人流连忘返。
章慧从小就喜欢做手工。外公喝茶时,喜欢拿糖醋萝卜当茶点,章慧便在上学做作业之余,用小刀雕琢萝卜花。外婆和母亲是章慧女红手艺的启蒙者和引路人。外婆是刺绣高手,外公写字外婆绣,外婆做的绣花鞋,那也是一等一的漂亮,每一双绣花鞋,都带给年少时的她无尽的快乐。母亲制作的形状各异的绿蒂红辣椒香包,她日复一日地别在胸前,吸引过无数小伙伴羡慕的目光。后来,章慧试着亲手缝制各种布艺,渐渐地,她做的女红就有模有样了。
芜湖国家广告产业园B区15号楼左转,我看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,分别是:芜湖立早慢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,芜湖传统女红技艺传习所(非物质文化遗产)。

在工作室,我看到的章慧与

我想象中的样子几乎是一致的,短发直且顺,本白色的棉大衣,一条丝巾让原本气质温婉的她,更显出几分亲切和柔美。
“慢手工,慢生活。慢工出细活,这是对于精致的追求。我们每个人,都要有一个角落,让自己慢下来。”对于生活,对于人生,章慧有着富于哲理的理解。但是,在做事时,在每一个时间节点,她却又风风火火。“能够快的人,才有时间慢,才有资格慢。”这是她关于慢生活的诠释。
今年是虎年,在工作室门口的铁架上,一些生肖虎成品格外地引人注目。去年底,针对今年的虎年生肖,章慧设计了6款(3对)老虎香包:粉红色的娇娇,与薄荷绿的憨憨是一对,祝大龄男女青年新的一年,有桃花;黄色的健健和绿色的康康是一对,祝福大家身体健健康康;红色的欢欢和蓝色的喜喜是一对,祝小哥哥、小姐姐们在新的一年里欢欢喜喜。
说到香囊,章慧说,目前已形成随身、古风、家居等多个系列,款式

多达30多种,仅申请的外形设计专利就有13项。
谈到创业动因,章慧说,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,那时家住市文化馆附近,得悉市文化馆惠民工艺教学零门槛,她便去参加学习,当时学的是绘画,虽然自觉并无天赋,但因为学得认真,多次获得老师表扬。“我受惠,我反哺”,章慧觉得自己也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于是她找到馆长王岭,说她想去当老师,做低碳环保、旧物改造的事,也就是教学员女红,比如,羊绒衣服可以改成靠枕、鞋垫等,花布裙可以改成抱枕,各种布套等。课程一开,春季班秋季班,每期30人,期期报满。进入课堂教学后,章慧发现知识不够用,于是去上海学习日本拼布、平缝压线等技艺,前后学习四五年,她学完了拼布专业的本科以及高等科。通过学习,对于这项公益教学,她越来越有底气。
后来,她每设计制作一件女红,都会拍出教学视频,在网店里,顾客购买半成品材料包,就可获赠教学视频。2021年,卖出去2万份材料包。这2万份材料包,通过物流抵达不同的地方,

◆笔走万象

✎子薇

抵达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家庭,被制成精巧唯美的小物件,或者实用,或者成为有情趣的饰品,装点着千家万户,给他们带去赏心悦目的好心情。
能把爱好做成事业,有技艺有创意固然重要,持之以恒的坚持更重要。说到“非遗”申报,她抿嘴一笑。每个生肖年份,她都会提前设计出相应的物件放进淘宝网店里。2017年是鸡年,某个很平常的日子,她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,电话里问,你是做鸡的吗?这个电话一时让她有些懵,对方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突兀,强调说他是上海香囊非遗传承人,想采购一批生肖鸡作品去日本作文化交流。顿时,章慧的脑子里一道霞光闪过:非遗,我也可以申报。
经过一系列的准备,“章红女红制作技艺”于2018年成功申报镜湖区非遗,2019年7月通过芜湖市非遗认定。
女红是细腻的,女红是微小的,它们是生活的琐碎,是流水的日常,没有大风大浪,多是小径小景。但无论是过去,抑或是现在,它们,是那么的不可或缺,那么的温暖人心,那么的可爱迷人。